

曾經，有個女孩給他說過一個故事，一個從未聽聞卻足以讓他記大半輩子的故事。

那是名為《獨角獸之願》的兒時童話。

故事是這樣的，

『很久很久以前，有隻黑狗闖入了住有獨角獸的森林——』

黎明攜著曙光將整晚黑夜染得亮紫，林間無比清新的空氣在大口呼吸下，通通一口吞入不過須臾又舒暢地吐出。

起此彼落的蟲鳴鳥叫環繞四周，踏著皮靴的他漫不經心地掠過鬆軟草皮，左顧右盼，一路上連點中型動物都沒見著的他，開始懷疑起來這裡的目的。

「哼，路口那群獵人都說這能找到好東西，但走來走去還不是連點動物都沒看到？」

「這裡真的會有什麼獨角獸嗎？」耐心本就不多而今又快見底的Dave碎念著，循著遠處細微騷動，似是感興趣的挑起半邊眉，或許是說人人到、說馬馬到，抱有一絲希望的他躡手躡腳向著那處走去。

只見，微微晨光灑落林地中央的空曠處，一隻沐浴著日陽的赤鹿於此聞聲抬首，圓滾滾的大眼溫和地望向那綠叢中唯一的黑，就像記憶中那樣，『小鹿』沒有一絲苛責、沒有任何畏懼，只是依然和藹的將他那抹該死的黑接納於瞳中，從未移離。

『孤單的黑狗在尋找著他僅剩的朋友，一隻赤紅色的小鹿。』

『可是無論怎麼找，也只是在森林深處找到一隻獨角獸而已。』

霎那，無意識間他向後退了一步。

似是吸不著氧氣般大口喘息著，瞪大雙眼的他更是將野鹿赤紅的毛皮，與回憶中那女孩的毛髮重疊一致，甚至，就連那雙毫無懷疑的大圓眼、僅有溫和善意的視線，這些全部對他而言都是如此熟悉難忘。

『獨角獸看出黑狗十分困擾，於是牠踏著蹄輕輕來到黑狗身側，牠說：』

『我可以實現你一個願望，什麼都可以。』

「……妳該離開的。」恍惚間Dave似是喃喃自語，卻又像警告般開口說道：「拜託快走。」

聞言，赤鹿不過眨起眼睛還歪過了頭，踏出腳很慢很慢地向前優雅的走來，沒有離去反之靠近地嗅了嗅黑狗的味道，絲毫沒將眼前人視為威脅的湊近示好。

『再三猶豫後黑狗問：「什麼都可以？」』

『獨角獸信誓旦旦回應道：「嗯，什麼都可以。」』

「『 碰！ 』」

宏亮聲響僅憑剎那便猛得劃破耳際，甚至引起一陣嗡嗡耳鳴，彈道則擦燙過Dave錯愕不已的臉龐，硬生生鑽入赤鹿圓滾的半邊大眼，隨之溫熱腥血炸於咫尺，更是濺的他整臉都是。

『黑狗不假思索的開口說：「我想要找到我的朋友，一隻赤紅色的小鹿。」』

『聞言，獨角獸難得呆了呆，許久後沒有應答，卻還是朝黑狗點點頭。』

『隨後頭頂的角尖凝聚一團光，低下頭就朝遠處射出一道軌跡。』

『沉默許久，獨角獸開口：「去吧。」』

深陷回憶的Dave卻呆愣於原地，再注意到時，那隻赤鹿早痛的邊退後邊哀嚎著，瞪大雙眼的他沒多想下意識便伸出手，可赤鹿不外乎是驚得一跳，滿溢惶恐地轉身就朝野林深處逃去，似乎吧，是把他與獵人化為等號了。

「等、等等！那邊不可以去！那邊是……！」

終於緩過神的他朝赤鹿逐漸消失的背影喊道，然而動物怎麼聽得懂人話？就算懂，對於失去信任的他又有什麼值得讓鹿能去相信的？

過往的罪惡終究還是牽動起他，化為一條黑狗他奔馳於野林間，可笑的是，遠處接二連三的槍響，此刻竟成了指引他尋回野鹿的唯一線索。

『當黑狗尋著光來到森林中央時，他的好朋友正蜷縮著熟睡在樹根部。』

『黑狗興奮的說：「終於找到妳了，不跟我一起回家嗎？」』

『然而毫無回應，黑狗卻只是又問：「小鹿？妳不回家嗎？」』

『依舊沒反應，而狗再問：「妳 不，回家嗎？」』

『他問：「妳妳妳 不 不不 回回家家 嗎嗎 ？」』

高聳的神木樹下赤鹿奄奄一息，額前炸紅的槍孔內不斷溢出血水，浸染過那本就赤紅的毛皮，而不陌生的腥臭撲鼻而來，卻逼得Dave難以接受的頻頻作嘔。

獵人們的歡聲笑語更是諷刺的傳入黑狗耳中，似是失神的他呆站於離死鹿不遠的位置，儘管心裡多麼畏懼，栗棕色的視線卻不知怎地無法移開。

直到，那還熱呼呼的血流淌過腳旁，他低頭，血泊中黑狗被染得艷紅無比，臉龐甚至散著早已乾涸的血，就像他才是那個殺了這頭鹿的兇手般。

『「CYRNFR-PBZR-ONPX-SVN」』

這一天，他沒有找到任何的獨角獸。

更在神智不清間搖搖晃晃回到了老闆身旁，當被詢問獨角獸鬃毛的事時，Dave才從深淵般的回憶中抽回意識，為難下他攤開了手，只有一搓赤紅的鹿毛被他捏得亂七八糟地躺在掌心。

『「V'Z FBEEL, SVN」』

Dave·Merkel-日常軼事 I -End